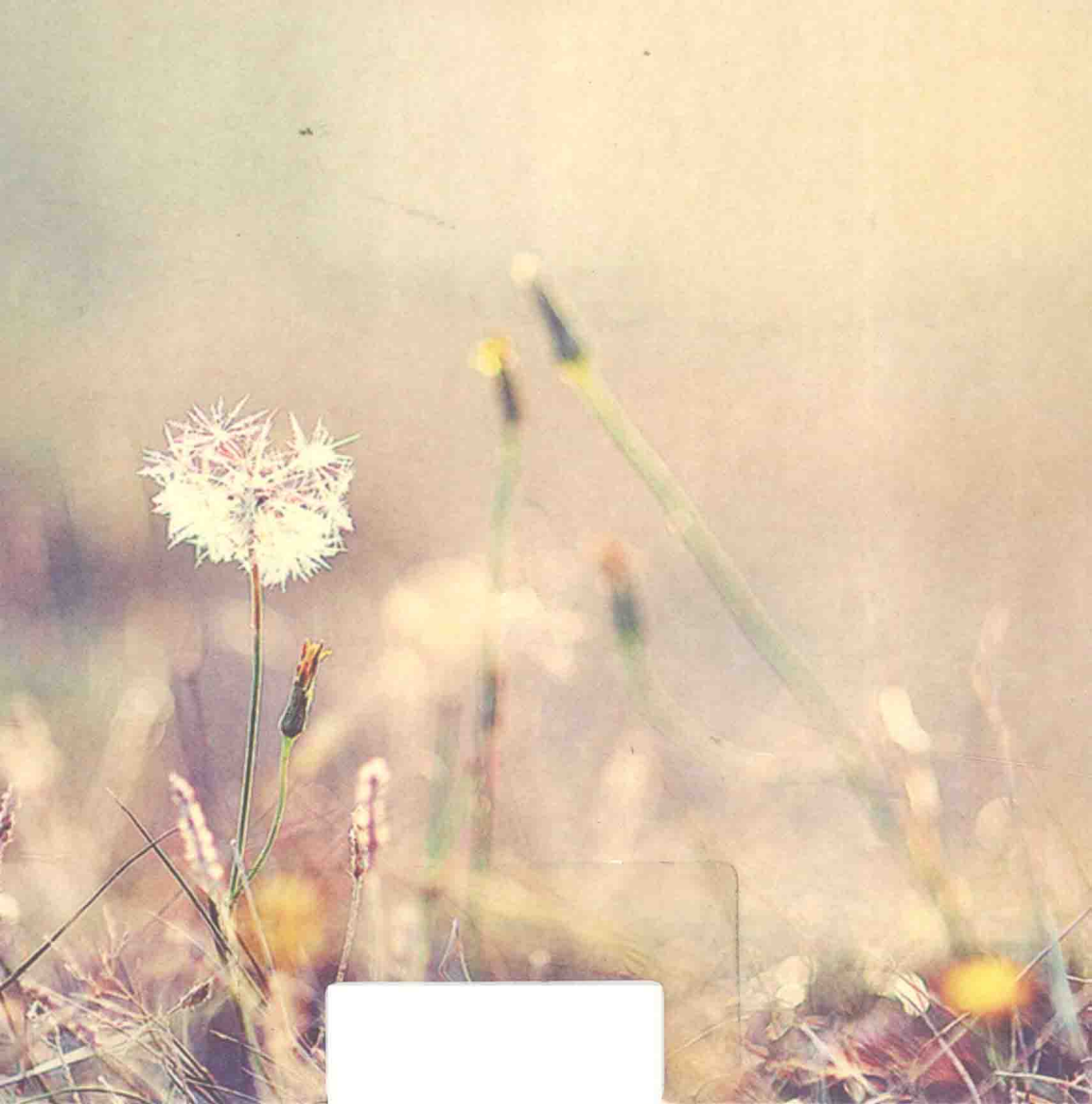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时光
不负你我

SHIGUANG ZHONG
BU FU NI WO

我会在时光深处，静静等你，
带你去幸福的彼岸。

在最美的年华，遇到最好的那个人，谈一场直到天荒地老的恋爱，
这是人世间最甜的梦。

爱要用心守护，它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典藏！

于恒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时光 不负你我

于恒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光终不负你我/于恒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
2015.3
ISBN 978-7-229-09254-2

I. ①时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307346号

时光终不负你我

SHIGUANG ZHONG BU FU NI WO
于 恒 著

出 版 人:罗小卫
责任编辑:陶志宏 曾 玉
责任校对:杨 婧
装帧设计:零叁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三河市祥宏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19.75 字数:280千
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29-09254-2
定价:32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 ◀

第一卷 台北与成长 / 1

第二卷 时光飞逝（两年后） / 90

第三卷 因为爱情 / 177

第四卷 梦若相惜 / 264

第一卷 台北与成长

引子

2006年的夏天，我如愿收到了北京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也是在这个夏天，李严结婚了。

酒席间，他和他美丽的新娘还有双方父母来到桌前敬酒，爸妈以及周围的街坊邻居纷纷起身祝福。他饱含抱歉的眼神注视着我，我起身拉开椅子，直视他，嘴一撇，我轻蔑地笑了，将手中的杯子用力敲放在桌子上，拿起背包，头也没回地走出了宴客大厅。身后传来说我“不懂事”的唏嘘声，我不在乎，我就是年少气盛，我就是这么自然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……夏天的夜晚很热闹，霓虹灯下，车水马龙，商场外的大荧幕上广告纷呈，摩天大楼随时变换着彩色字幕……绿化带边，人行道上，到处都是如胶似漆、难舍难分的情侣档，他们笑着、闹着、追逐着、热吻着……

如果说夏天是恋爱的季节，为什么我，为什么偏偏是我……在这个满含爱意的季节，我失去了我从小就梦想着长大要嫁的男人……我一路迎风走在马路上，夏天的微风此刻在我心里，再也没有那么甜那么绵，却是加速我不争气的眼泪滑落的强型催化剂。为什么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，我一半的梦想就像漏了水的透明玻璃杯，可以看清水里有没有杂质，却已是装不了液体的残破容器，狠狠地摔烂，残碎一地。

十四岁那年夏天，我对邻家念大三的李严说：“等我好吗？等我长大了，我就嫁给你……”他疼爱地抚摸我的头，伸出小指，和我拉钩说“好！”

十六岁的夏天，我对已经大学毕业的李严说：“你好好工作，等我大学毕业了，我就嫁给你……”他依然疼爱地捏捏我稚嫩的小脸，拉钩说“好！”

如今，我十八岁了，也是在这个一直让我觉得流露香甜气息的夏季，当我欢呼雀跃地想要告诉李严，我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，再耐心等我四年的

时候，他却先皱起了眉头开了口，告诉我他就要结婚了……

我的喜悦一下子烟消云散，心情从热烈蜜意的夏天毫无预兆地掉进寒风凛冽的冬季。天阴了，水止了，空气凝滞了……心里只剩下一间伸手不见五指的小黑房子，我把自己锁在里面，出不去了……

“一直以来，你都是在骗我吗？因为我小，你只是哄我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玥玥，你十六岁那年，我确实爱上了你，现在……对不起，请原谅我……”

请原谅我……

回到家中，我连开灯的力气也没有了，背包重重地摔在床上，打开电脑，翻出影集，将所有我和他的记忆删除干净，撕得粉碎。没有什么不舍得，他已经自私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，我又何必自顾自地怜惜。话是这么说，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滑落，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一步吧，无论是失恋、单恋还是绝恋，我们都要经历内心这一场痛苦甚至有些绝望的洗礼，也许是一次，也许是多次……

我唯一能庆幸的是，我还年轻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我还拥有一半不可或缺的梦想等着自己努力去实现……

1

李严的婚礼后，他携新婚妻子去马来西亚度蜜月了，而我为了散心，独自一人拖着行李箱来到台北，准备度过我大学生活前的最后一个暑假。

坐了两个小时左右的航班到达台北桃园机场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这么大的勇气，也许心中按捺已久渴望自由的心情终于得到了释放。出机场后随意搭上了一辆火车沿铁轨出站，天渐渐暗沉，夕阳透过车窗打在我的脸上，使我原本落寞的情绪更加抑郁。

想着以前出去旅游都有李严的陪伴，无论到哪个城市，他都能联系上当地的朋友，解决我们吃住玩的问题，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，我就是这么一直仰慕并喜欢他而长大……

途经一个小镇，我下了车，就是想找个这样的地方，到哪不是一样。我拖着行李箱，站在铁轨不远处，回头看着渐行渐远的火车，幻想着李严拎着行李包，跟在我身后下了车，微笑着上前牵住我的手，说：“走，有我在，什么都不用担心……”

在这个生疏僻静的小镇路口，我蹲靠在行李箱旁，埋头抽噎起来，泪水滴在这片离家遥远的陌生土地上，晕开了泪花……

“嘿！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蹲在这哭？”

头顶传来磁性温柔却又有些羞涩的男孩声音，我慌忙抹去肆意滑落的泪

水，抬头向声源望去，“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”

“呃……这个，你不是台北人啊，对不起啦，我是问你怎么蹲在这里，为什么哭？需要帮忙吗？”男孩一口台式普通话，放慢语速问我。

我站起身子，手拉着行李箱，面对眼前这个陌生男孩生怯地回答：“我是大陆过来的，一个人来这里旅行，可是我没有落脚的地方……”

“啊？一个女孩子，跑这么远的地方旅行，住的地方也没有？”男孩睁大眼睛，十分诧异。

我的眼神变得迷茫，语调低沉轻缓：“我是想走到哪儿算哪儿的，可是真的出来了，我才知道，一切不是我预想的那样……”

“别难过啦，刚才在车里我就注意到你了，看你的样子失魂落魄的。下车后走远了几步，回头发现你蹲在原地，我就又回来了。呃……这样吧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跟我走吧，我带你去我姑妈家，就在前面右拐过去的地方。”

“我怎么相信你不是坏人？”我突然警觉地问，不管怎么说，也是身处异地，人生地不熟的。

“天啦！好吧……你是女孩子，又是单身一人，我拿证件给你看。”说着，男孩从身后的大背包里翻找着，“你看，这是我的身份证，还有这个，是我的高中毕业证书，还有这个，是我在国中时候参加爵士鼓比赛拿的证书……就这么多了，你要还是不信，我也没办法啦！”男孩挠挠头，一脸无奈。

我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翻看了一眼他给我的所有证件，伸手还给了他，“好了，我信了，你是好人。那我们走吧！”

他接过自己的证件，也挠头傻笑了起来，帮我拉起行李箱，走在前面带路。

这个男孩个子不算很高，但瘦长的身形却也突显他不算矮。一头稍长飘逸的黑发，一双有点内双的眼皮下，细长的小眼睛透着善良的孩子气，圆润的鼻子下两片弧度柔和的浅唇。虽然五官不算精致，但是拼凑在他这张白皙瘦长的脸上，却也相得益彰。白色宽松T恤，咖啡色短裤，身后除了背着一个大牛仔双肩包，还斜挎着一把吉他。

“嗨，你在想什么？”他突然转过头来。

“没，没想什么。”我收回仔细打量他的眼神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“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向景伦，比较难记哦，你叫我阿飞好了。”男孩的微笑让我感觉温暖。

我又好奇地问：“阿飞？这是你的小名？”

“是啦！听我妈妈说，我还在婴儿车里的时候，他们夏天喜欢带我到屋顶乘凉，我看见飞过的鸟儿就会伸出小手去指，嘴里还‘啾啾呀呀’的，后来他们就给我起了‘阿飞’这个小名，是不是很像？呵呵呵……”

“不会啊，很亲切，阿飞！”我看着他笑了。

“你笑起来的样子很漂亮耶。”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脸红，害羞的样子还挺可爱，“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他接着问。

“我叫乐玥。”

“玥玥？这是你的小名吗？很好听耶。”他和所有人一样，对我的名字产生了误解。

“不是，我就叫乐玥，姓‘乐’，音乐的‘乐’，名‘玥’，‘王’字旁加月亮的‘月’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很特别的名字呢。”他像是恍然大悟。

“就是因为太特别了，所以总有人弄错。你就叫我玥玥吧，看在你这么热心帮我的分儿上，我特批了。”

“是么，谢主隆恩。”他调皮地回身作揖，惹得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站在小镇路口的时候还觉得这里很僻静，可是越往小镇深处走，越觉得和刚才有了不一样的感觉。几乎家家户户门口在开店，有卖报纸的，有卖杂货的，有卖小饰品的，还有小型超市……门前都挂着彩色小灯泡一闪一闪的变换着颜色，吸引前来买东西的顾客。

一路上各色的小店和灯光吸引着我好奇的眼球，走在不平的石板小路上，更是有一种身临画中的感觉，我突然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里。

“怎么样？这里还不错吧？这个小镇里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你在这里的几天，我带你去玩。”阿飞回头热情地对我说。

走了大约二十分钟，翻过一座拱形石阶桥，月牙的倒影映在桥下的潺潺流水中，让我想起了李白的《静夜思》，此时确实有点思念故乡的感觉，鼻子一阵酸。

我们来到一个参差不齐的木制门面店前，上面写着“小镇咖啡”几个字，在一串变色灯泡和塑料材质的千纸鹤的渲染下，门头显得醒目而别致。

“就是这里了。”阿飞指着店门，示意我跟着他进去。

他掀开店门上挂着的晶莹珠帘，走了进去，我跟随其后。一进屋就闻到了浓郁的咖啡香味，里面还挺大，三三两两地坐着几个人，音响里传来邓丽君那首细婉清澈的《小城故事》，倒很是应景。

“姑妈，我来了。”阿飞对吧台里顶着花色发卡的中年女人带着一点撒娇的口吻说。

“哎哟，阿飞你终于来啦！房间都已经收拾好了，你怎么才到啊！”这个中年女人看上去十分精神，伸手揉了揉阿飞的头发，疼爱道。

“姑妈，这是我新认识的朋友玥玥，从大陆来旅游的，可她一个女孩子，找地方住不太方便，可不可以……”

阿飞的姑妈顺势打量了我一番，竟然露出了和她年纪不相仿的可爱表情，说：“你好啊，阿月！既然是阿飞的朋友，那也就是我的朋友，以后你就叫

我莲姨吧。你要是不嫌弃，就住在这儿吧，刚好我女儿出嫁有几年了，房间一直空着，不知道行不行？”

“好，好啊！谢谢莲姨。”我有些意外，这个打扮花哨俏丽的莲姨竟如此好客，只是她称呼我“阿月”，确实让我有些汗颜。

莲姨手放在嘴边，对着木制楼梯甜声喊道：“力哥，力哥！快下来啦，阿飞和他的朋友来了。”

“哎！来啦！”随着一声应答，从楼上走下来一个身材显胖的中年男人，上身穿着白色背心，一圈兜胡子，满脸笑意地站定在我们面前。

“姑父，这是我朋友玥玥。”阿飞介绍我和他姑父认识。

“你好，力叔，打扰了。”我轻声向他问好，心想刚才莲姨叫他“力哥”，那我称他“力叔”应该没错吧。

“你好你好，来来，这么多东西，先拎上楼收拾一下吧。”说着，力叔拎起我的行李箱，很轻松地拎上楼去，我回头向莲姨微笑颌首，跟着阿飞上了楼。

站在楼上的过道里，一盏光线微弱的白炽灯在距离头顶很近的地方微微晃动着，将我们的身影拉得斜长。

力叔推开楼道右手边一间屋子的蓝色木门，打开灯，唤我过去。我来到屋子门前，向里面张望，一张矮短的榻榻米上铺着一套绿色竹叶图案的床套，对面是一张古旧的书桌，桌上还放着几本书，靠门的这边还有一台老式黄色的小电视机，梳妆台靠在里面的玻璃门边。我对眼前这个古朴温馨的小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继续往里走去。

打开房间尽头的玻璃门，外面竟是一个空旷的平台，平台中央放着一张掉了漆却很搭调的暗红色长木凳，前面右角是一个旧轮胎做的秋千，平台四周种着各种形态、颜色的花花草草，抬头便是满天的繁星。

“这个地方太美了，我太喜欢了。”我抑制不住欣喜地回头看向阿飞和力叔，毫无保留地表达着自己喜欢这里的心情。

力叔也高兴地笑出声来。“哈哈，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啊！”

阿飞进屋来到平台，站在我身边，指着旁边的玻璃门说：“这个里面就是我的房间了，我就在你隔壁，有什么需要就敲这边的门。”

“啊……这个房屋的构造也太完美了吧。”我再一次抒发自己的喜欢之情。

我和阿飞回到了屋子楼道这边的木门，力叔指着楼道对面的两个小屋介绍一个是他和莲姨的房间，另一个是饭厅，斜角的两边是洗手间，两个随使用，楼道尽头是洗澡的地方。面对力叔的热情招待，我再次点头表示深深的感谢。力叔说既然能住进这间小屋，那就是缘分，没什么好谢的，就当在自己家。

收拾好自己的行李，洗完澡，我坐在床边，拿出手机给爸妈发去一条报

平安的短信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在这里竟会遇到这么多热情的好心人。倒在床上，看着屋顶斑驳的光影轻微晃动，渐渐地，我竟又想起了李严……

2

十四岁那年的暑假，我和李严乘火车去苏州旅游，刚出站，他的大学同学沈微前来迎接，带我们去了她家。由于没有多余的房间，她把我安顿在了她自己的卧室。

沈微姐摸摸我的头，语气温和地说：“小玥玥，这两天你就跟我住一个房间咯。”

“我不小了，不要叫我小玥玥。”小时候只要见到李严的朋友是女孩，我就会莫名地反感，举手挡开她摸我头的手。

李严拿我没办法地捏捏我嘟囔的小嘴巴，弯腰说：“玥玥，要听姐姐的话。我们明天早上见。”

“为什么是明早见？你要去哪里？”我紧张地捉住李严的左手紧握。

“我去之前订好的宾馆睡觉啊。乖，等你明早睁开眼就能看见我咯。”

“我跟你一块儿去，你别把我丢在这里。”小时候过分依赖李严，不上学的日子几乎寸步不离地黏着他。

“这怎么行，你一个小女孩，和我过去不方便，乖，睡个好觉，明天我们就有精神出去玩了。”说着，李严微笑着向我挥手再见，欲走出房门。

我上前抱住李严的一条胳膊，泪水在眼眶打转，“我不让你走，你不许走……”

万般无奈之下，李严之前订好的宾馆只好泡汤，在沈微家客厅沙发前打了地铺，我呢，也没有睡进沈微的房间，而是蜷进了沙发里，和地上的李严在客厅共度了一晚。

后来我大一点的时候，李严经常会拿这件事调侃我，弄得我满脸羞红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小时候还真是很可笑。

我躺在床上笑了，侧脸看着床下的木地板，李严没有在这里，他再也不会在我身边打地铺了……

我失神地坐起身子，依旧凝视着古旧的木地板，眼圈湿润……自从李严结婚后，我的眼泪成了我最好的伙伴，时常陪伴着我，即使强忍，它也会不自觉地眼中迷离闪烁。

伸手打开床前的古董电视机，翻来翻去就那几个台，还飘着雪花。我想，这么老的电视机还放在这儿，应该是莲姨和力叔平时用来惦念他们出嫁的女儿小时候的回忆吧。关上电视机，我起身扯掉包在头上的干毛巾，用手打理着还很湿的头发，向里侧的玻璃门外走去。

这个平台真的很美，空气里弥漫着花香，虫鸣的声音忠实地陪伴着这个安宁的夏夜，小巷里传来听不懂的叫卖声，真的是个散心的好地方。我坐在平台的长凳上，哼唱起阿桑的那首《一直很安静》。

空荡的街景，想找个人放感情。

做这种决定，是寂寞与我为邻。

.....

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。

我暗自嘲笑自己，神经病啊，唱这么悲伤的歌，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。

“唱得很好听哦。”身后突然传来阿飞的声音，他坐在了我的身旁，抬头仰望着星空，“你唱得真的很好听，只是为什么要唱这么悲伤的歌曲呢？”

我把手放在嘴边，贴近他的耳朵说：“因为……就不告诉你！呵呵呵.....”

“你很坏耶！”他伸出双手，装作吓唬我的样子，“要不要出去走走，这里晚上很热闹的。”

“今天算了吧，我哪儿也不想去。不过，我想，我想喝酒，喝啤酒，你愿意陪我吗.....”

“喝酒？”他诧异地反问我。

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他，拼命地点头。

“这个，喝酒……好吧，你等我！”说着，阿飞转身“咚咚咚”地下楼去了。

我起身，来到平台最边处，俯视着小巷里来往的行人，有骑脚踏车经过的，有挑担子从集市回来的，有妈妈牵着小孩回家的，有相依偎的情侣甜蜜地前往夜市的……

多么温情美好的地方！我竟望出了神，在这里，放开心所有羁绊的包袱，整个人就像被周围环境净化了一般，清澈明净。我张开双臂，身子微微前倾，仰头深吸了一口气，真的很舒服……

一口清新的空气还没吸够，腰部突然被一双单薄的手臂禁锢向后倒去。

“啊！”

我一声哀嚎，随着身子向后拉的力量，直挺地倒下去。一阵慌乱之后我才看清，原来是阿飞从身后抱住我，结结实实地将我拉倒在了地面上，他的左臂还垫在我的脑后。

“阿飞，你在做什么啊？很痛的！”我坐起身子，皱眉责备道。

“我在救你耶，你干吗想不开啊？”阿飞也坐起身子，右手摸着脑后疼痛的部位。

“想不开？救我？”我睁大眼睛看着他，想着自己刚才的举动，将脸撇到一边笑出声来，“拜托！我只是在看楼下的行人。我要是真想不开，从这

里跳下去，我能死掉吗？落个残疾才不值当呢。”

阿飞有所顾虑地起身走到平台边，俯视着八尺多的高度，转过脸来挠头傻笑，“也对哦，我想多了。呵呵……”

“没想到你这么瘦，力气还挺大的。”我抚摸着撞击在阿飞胳膊部位的脸颊，“你上来都没有声音的吗？”我继续装作责备的样子问道。

阿飞一脸委屈：“我上楼的时候有声音啊，可你站在那儿发愣，根本没听见耶。我又不该大声叫你，怕你受到惊吓掉下去。”

想想刚才，确实看着行人，脑子里在想别的东西，没有听见阿飞上楼的动静。我装可爱地冲他笑了。

阿飞也不好意思地傻笑着，走到我跟前将坐在地上的我拉起，“你看，啤酒我拿来了。”他指着放在长凳边的四罐啤酒说。

“就这么点啊，不管了，先喝着再说。”我上前拿起一罐打开，猛喝了两口。

他惊讶地看着我，也拿起一罐打开，坐在了我的身边。

我将手中的啤酒伸向他：“阿飞，很高兴认识你，谢谢你的帮助！”

他慌忙将自己的啤酒靠上我的，咽下一口啤酒说：“我也很高兴认识你，玥玥。”

我笑了，阿飞的样子真的好傻，怎么看都是个很单纯的男孩子。

“喂，之前看你的身份证和毕业证书，你和我同岁耶。开学念哪所大学？”我一口口地喝着有些苦涩的黄色液体，随便一问。

阿飞却半天没有作答，我侧脸望去，他的脑袋深深地耷拉在胸前，闷闷地说了句“我没考上……”

没想到自己竟问了一个让对方如此敏感的话题。

“对不起哦……”我抱歉道，左手放在阿飞身后轻拍他两下以示安慰。

“我一心想考音乐学院，这么多年的努力，没想到……”他突然抬头苦涩地笑了，喝下一口啤酒。

我讶异地问：“你的理想也是考音乐学院？”

“是啊……可是我……”

我不懂怎么慰藉他人，只有跟着他咽下一口酒。

“不要说我啦，说说你吧，你说你是来旅游的，可是看你的样子，并不是很开心耶，居然还要喝啤酒。”阿飞侧脸看向我，又看看手中的啤酒罐。

“我……你说得没错，我是来散心的。我虽然考上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学，可是……我却失去了我长大以来生命中最重要的人……我是说除了我爸爸妈妈以外哦。”不知道是不是受阿飞的影响，我说话的语气也变得台式起来。

阿飞点头说：“唔，我懂的！我在国中的时候有暗恋过一个女孩子，不过后来她转学了，我就再也没见过她……”他啜了一小口啤酒说，单纯的眼

神中透着傻气。

“你真的很傻耶。”我侧脸看着他，苦笑着，“你想听我的故事吗？”
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用力点头。

我继续喝着手中的啤酒，酝酿起自己和李严的故事。

“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家隔壁搬来一户姓李的叔叔，他有个儿子叫李严。那时候我六岁，他十二岁……后来我十四岁那年喜欢上了他，后来……再后来我十六岁那年……”

我断断续续地讲着，也不管旁边的人有没有在听，因为我知道，无论什么样的故事，只有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才能真真切切地体会其中。

说话间也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啤酒，眼前渐渐变得眩晕，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故事有没有讲完，我能感觉到的是……最后我醉了……

3

一段“冷酷的流川枫”手机闹钟铃音响起，我依旧闭着双眼摸索着床头的手机，看看时间是早上七点半，窗外的鸟叫声已经开始叽叽喳喳个没完没了。

我按掉铃声，翻了个身继续睡觉。设置闹钟是因为自己跟着阿飞平白无故地住进了他的姑妈家，为了感谢阿飞姑妈的热情招待，想早点起床帮她干点活什么的，可是此时我真的很困很累，只要再睡一小会儿就好。

“嗨，泉叔，这么早就去集市啦？路上小心啊！”

“哎！阿香，你去哪儿啊？今天很漂亮耶！”

“梅婶，生意兴隆哦。”

“阿龙哥，上班去啦？工作顺利哦！”

“喂，小妹妹，走路要当心哦，下次可不能再跌倒了。”

……

我无奈地用枕头捂住耳朵，在床上翻来覆去。不行了，实在是睡不着了，我耷拉着睁不开的双眼皮，打开玻璃门，模模糊糊地看见阿飞正精神抖擞地坐在平台右角的秋千上。

“喂，你好端端的不睡觉，跑这儿来大呼小叫做什么？搅人清梦！”我揉着惺忪的睡眼，不满地抱怨道。

阿飞听到我的声音，从秋千上下来，精神饱满地向我走来，“玥玥懒猪，现在已经快八点了，小镇的人们早就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了。我昨天刚来小镇，看见熟人当然要打个招呼咯。”

“好吧，我忍了，刷牙洗脸去。”我转身进屋，停顿了一下，回头说，“不过你的熟人也太多了点，就听你聒噪个没完。”

他向我摆了个思考者的 Pose，“这个小镇里，几乎都是我的熟人，我可是这一带的名人哦。”

我冲他翻了个白眼，拿上洗漱用品走出房间。

洗漱完毕归来，感觉清醒了很多，再次来到平台，大大地伸了个懒腰。阿飞还在平台边俯视着楼下来来往往的行人，跟他们热情地打招呼。

我走到秋千跟前坐上去，缓缓地荡着，出神地看着前方密密麻麻的小楼屋顶，今天的天气还真不错，阳光明媚，万里无云。只是一静下来，满脑子都是李严的身影，不知道这个时候，他和他的她正在马来西亚的哪个角落？他是不是正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？他有没有想起我……

过了好一阵，不知道是阿飞打招呼喊累了，还是楼下的熟人都没了，他终于安静了片刻，来到我身边，帮我轻轻地推起秋千。

“怎么，招呼打完了？”我看着远处淡淡地说，“你打招呼的方式真特别，还带着那么一点音调。”

“哈哈……被你发现了，我这是在练嗓子。”

我好奇地问：“练嗓子？有这么练的吗？”

他歪过头来，看着我，正经道：“当然有啊，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练，但是我很喜欢这样的方式。你要不要试试，练完之后感觉浑身很舒服的。”

“不好吧，太傻了。”

“玥玥是小懒猪！”

我的话音刚落，他突然喊出这么一句。

“好啊，你敢挑衅我。”说着，我把手放在嘴边，也放开声大喊起来，“阿飞是个大傻瓜，阿飞傻得无厘头，还有……阿飞是个大好人！”

“阿飞是不是大好人我不知道，可是早饭时间早就过了，你们两个小鬼快下来吃饭啦……”

楼下传来莲姨甜美沙哑的叫喊声，我和阿飞对视了两秒，哈哈笑出声来。

各自整理好房间下楼，莲姨已经开始打扫店面卫生了，靠门的桌子上放着稀饭、油条、烧饼、小菜和两副碗筷。

“你们两个终于肯下来了啊，一大早就听你们叫个没完，尤其是你阿飞，多大了还这么调皮。”莲姨可爱的表情再次出现，假装嗔怪地说。

阿飞调皮地上前抱住正在擦玻璃的莲姨，“姑妈，都说了是练嗓子，我是在练嗓子啦！”

“呵呵呵呵……好了，好了啦，快去吃早饭，又帮你们热了一遍。阿月，不要客气啊，多吃一点。”

我微笑着对莲姨点头，和阿飞坐在了桌子前。从来没有这样过，吃着可口的早饭。

还能看着门外来往忙碌的行人，他们个个面容质朴，勤劳肯干；一群十岁左右的小朋友来回追逐打闹着，样子活泼可爱；对面卖杂货的老板娘吆喝着今天店里新来的商品，音色洪亮……

看着眼前这一幅祥和平静的画面，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轻松愉悦起来

……

吃完早饭，我起身收拾碗筷，提出要帮莲姨干点活。莲姨夺过我手中的碗筷，说既然来这儿旅游，那就是客人，好好出去玩玩，别觉得住在这儿有什么心理负担，还叮嘱阿飞这些日子好好带我出去转转。莲姨和力叔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人。

我和阿飞并排走在小巷中，白天家家户户门前的小店也很热闹，几乎每个小店门口都站着三五个人。路边玩耍的小朋友们抬头呆呆地看着我们，阿飞上前挨个儿摸摸他们的头，小朋友们笑起来，又低下头去玩耍。阿飞时不时地和熟人互相打招呼，好像真的几乎每个人都认识似的。

我对身边这个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“喂，你不是家不住这儿嘛，怎么和这里的人这么熟？”

“哈哈……我从小学起，几乎每年暑假都会来这边住，当然和这里的人很熟咯。不过今年由于高考失利，我在家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决定来这里的……”阿飞说话的声音渐渐变小，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确实让人觉得很遗憾。

我拍上他的肩膀，“不要再想了，会好起来的。”

我们相视一笑，继续往前走。

“阿飞，昨晚我是不是喝醉了？”我突然想起昨晚在天台喝酒的事情。

他调侃地回答我：“是啊，很醉呢。你昨天还嫌我酒拿少了，没想到你就喝了一罐带一口的啤酒就能醉成那样，还真是能喝。”

“不会吧？我有这么逊吗？不可能吧……”我狐疑地问他，心里暗想，以前虽然没喝过酒，可这啤酒的度数这么低，应该不会这么糗吧。

“怎么就不可能了？你醉得都哭了，哭累了就倒在我肩头，沉沉地睡了。我怎么叫你都不醒，没办法，我只好扶你回屋里睡了。”

“我还哭了？”听着阿飞说着我醉酒后的失态举动，我的脸唰的一下红了。

阿飞停住脚步，侧身看着我，手捂住脸，笑了起来。我伸出左手推他，他故意往后踉跄了两步。

在我们身后，一位头发霜白的老人正骑着满载蔬菜的三轮车吃力地往前行。阿飞跑过去，上前帮老人推起车子。

阿飞吃力地推着这辆年数已经很久的三轮车，对骑在车上的老人关心道：“强爷爷，您年纪这么大了，以后就不要干这么重的体力活了。”

“啊，哈哈……没事的，我还有力气，我可不老。谢谢你，阿飞……”老人虽然说话有些颤抖，但语气很坚决。

我也上前帮忙推起车来，阿飞和我相视而笑。我们一直帮老人家把车推到集市，他不停地念叨着谢谢。看着这样白发苍苍的他，为了生计这么辛苦，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“强爷爷三十多岁的时候老伴就去世了，身边也没有儿女，他就这样一个人活了大半辈子……”阿飞语气怜悯地跟我说起这个白发老人的身世。

我默默地低下头，没有说话。

这一天，阿飞带着我在纵横交错的小巷中穿来梭去。跟在他后面和熟人打招呼，帮忙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。原来和人交流，帮助别人是这么快乐的事情，虽然很累，但心里很甜，而且，这样我也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。

渐渐夜幕降临，我打了个哈欠，没想到这么早就困了。

阿飞蹦到我面前，弯腰问我：“怎么？这就想睡觉了？”

“是啊，感觉困了，我的眼睛已经酸涩得不行了。”

“晚饭还没吃，怎么就能睡觉了呢。”说着，他拉起我的手腕，没等我来得及反应，就大步往前跑去。

也不知道跑了多久，他突然停住脚步，我跟在他身后已经气喘吁吁。可是当我抬起头直视前方的时候，我的眼睛光亮了起来。

前面居然是小镇夜市，路灯下各种各样的小摊排成两排，有卖饰品的，有卖玩具的，有卖日用品的，还有好多好多小吃……

一眼望去，根本看不到头。我的精神一下子来了，沿着摊位目不暇接地打量着摊前卖的小东西。逛夜市的人非常之多，要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挪，可是这样热闹的感觉很不错。

我走过几个毛绒玩具摊位，来到卖车轮饼的小摊前。

我侧身问跟在我身后的阿飞：“我要吃这个，你吃吗？”

“好啊，老板，来四个。”说着，阿飞从口袋里掏出钱来。

我抢着从背包里拿钱包，阿飞摁住我伸进背包里的手，将钱递给了老板，还顺便白了我一眼。

我们手里拿着热腾腾的车轮饼，继续前行。这车轮饼的味道挺不错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太饿了，从不吃甜食的我竟觉得这个饼特别好吃，甜得恰到好处。

边走边吃边看，不知不觉走到了夜市的中间段，人流量也随之变得更大。我回头一看，阿飞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。这可怎么办，要是走丢了我怎么回去？我焦急地四处张望，踮起脚尖寻找着，不远处卖饰品摊位前的人好像是他，刚觉着像，他就往我的方向挤开人群快步走来。

“你怎么站在人家摊前不走啊？也不知道叫我一声，害我张望了你半天，万一真走丢了，我怎么回去呢？”我假装生气地嗔怪。

其实我真的很害怕，记得十二岁那年，也是在夜市里，李严说去给我买冰激凌，叫我乖乖地站在桥边等他，我照做了。可是左等右等，始终看不到他出现在我眼前，后来我急了，估摸着李严去买冰激凌的方向走去，怎么也找不到他，站在人群中，我放声大哭起来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，一个热心的阿姨叫来巡逻的民警叔叔，我在他的帮助下才找到同样正在焦急找我的李严，他抱歉地对我说：“玥玥，是我不好，买冰激凌的人太多了，我不应该排那么久的队，对不起……”从那以后，李严无论带我去哪儿玩，都寸步不离地把我带在身边……

“怎么会呢？你放心吧，这个小镇只要有我阿飞在，你绝对不可能走丢，即使丢了，我也能很快把你找回来。”阿飞双手插在裤袋里，自信满满。

我飘远的思绪被阿飞一句温暖的话拉回现实，对他肯定地点了一下头。再往前走去，就全是小吃摊了。我一眼就看到了卖蚵仔面线的摊位，“阿飞，这个我以前在大陆的时候吃过，特别好吃，不知道当地的是不是更好吃。”

“哈哈，确实很好吃哦，我也很喜欢，老板来两份蚵仔面线。”阿飞再一次将手伸进口袋掏钱。

我摀住他的手，迅速把钱递给了老板，回头命令阿飞找位子去。

刚从锅里捞起的蚵仔面线还很烫手，可我已经等不及要尝它的味道了，吹了又吹，放进嘴里，好浓郁的香味，鲜美爽滑。

阿飞看着我边吃边一遍遍地赞叹它的美味，拿我没办法，伸出手指轻轻点了一下我的脑门。因为笑得太大声，引得周边人络绎不绝地向我们看来……

“肚子饱饱，回家觉觉！”我蹦蹦跳跳地往回走，回头看了一眼阿飞。

阿飞被我刚才那句话惹得竟捂着肚子笑得喘不过气来，看着他的样子，我也跟着放声大笑，好像已经很久很久没这么开心过了，没想到心里那点破事竟会在此时此刻淡忘了许多……

4

我看不清天空是什么颜色，只知道我身处在一片看不到尽头的大森林中，李严小心地走在我的前面，试探前方杂草丛生的泥路是否安全，忽然一条蛇从我脚面游过。

“啊！是蛇，有蛇啊！”我害怕得跳起来，投进转身看我的李严怀里。

“玥玥不怕，蛇不见了，不怕不怕！乖，有我在呢！”李严拍着我的背，使我平静下来。